

流光正徘徊

· 于維杰 ·

笕橋——岡山（下）

琦走後，一直沒來過一封信，我幾次想到上海去找她，但那麼大的都市，我又從何找起呢！

的確從那時起，我的生活澈底地改變了。

人的生活，常常是會跟著年齡、環境和心情而轉變的，這本是很自然的事；但我這種轉變卻有些異乎尋常，心中充滿了辛酸淒楚的滋味，我失去了溫情、信力、安慰和寄託，我漂浮無依地盲目追尋著刺激，理智提醒我這是走向墮落之路；但正咬啃著我的辛酸淒楚的滋味更可怕，沒有刺激怎麼能戰退它！

從四川綿陽國立六中到臺灣省立岡山中學高三；從高中到大學，一直是在麻木中生活著，由於內心的創傷和不規則的生活所致，身體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，體重只見減不見加，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眼睛竟因為過度看小說和電影的緣故，造成了輕微的視覺

衰弱，以致喪失了我投考空軍的信心。好在維麟弟為空軍官校三十三期，頗有功績，退役後又為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和前省長宋楚瑜先生駕駛直升機多年。

奇蹟終於在夢幻中出現了，三十年半前收到一封琦由韓國水原輾轉寄來的信：

「維杰：這該從何說起呢？別後的時間是那樣的長，而變遷又是那麼大；但我總認為音信的斷絕，絕不同於忘懷，相信你一定也很關懷我，和想念我，如同我時常關懷你和想念你一樣。」

「首先我要告訴你的，我已加入聯合國的軍隊，擔任救護工作，時常乘軍用飛機到前線去救護傷兵，生活得緊張而有意義。你不必替我擔心，也不必給我寫信，因為我的行蹤是不定的，有空我會常常寫信給你。」
「其次我該告訴你的是，母親已

於月前去世了，年老的人，受不了新的變動和刺激，竟在戰爭的折磨下犧牲了！」

「看到臺灣報上空軍總司令部招考飛行生的消息，你想我心中該是多麼高興！半年多來，你所朝夕盼望的一天，終於來到了。相信不久的將來，你一定能駕駛著飛機，翱翔在蔚藍的天空中。」

此後，我時常接到琦的來信，每次的信中都是報導一些她在前線所得意的功績，同時極力鼓勵我早日達成飛行的志願，這使我感到欣慰和慚愧，同時也替她擔心。

由於琦不斷來信的鼓勵，使我心中重新燃起了新生的火炬。

我訪遍了臺灣所有著名的眼科專家；雖然他們都認為我的視力是很少希望可以恢復正常的，但我仍按照著他們所告訴我的方法來練習目力，和鍛鍊身體。

世界上一切的奇蹟，都建立在信心之上，一年多來，由於我不斷地練習目力和鍛鍊身體的結果，我的視力與身體各方面都已恢復正常，於是開始去嘗試投考空軍官校。

第一次，當我被航空醫官拿起手腕來檢查脈搏時，由於我過度的緊張和興奮，而影響脈搏跳快了十數次；

第二次，因為平衡測驗不穩定未過而被中途淘汰，但最後一次，我終於成功了。

在我個人的經驗中，期待是一種甜蜜的心情，一次的來信，滿足了一次的期待，另一次新的期待又再開始。一年來，我一直生活在這種期待和滿足交替著的生活中，雖然有將近兩個月沒有接到琦的來信了，但我仍然生活在這種安靜的期待中。

我所朝夕盼望的一天終於來臨了，我同時收到了空軍招生辦事處的錄取通知，和由韓國寄來的信，依然是紫色信封；但筆跡卻變了！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，我強自鎖定了心情拆開它，凝著氣息，一口氣讀完了它：

「維杰先生：我不知該怎樣告訴你這消息才好，琦已於月前因救護傷兵，中途飛機失事而光榮殉職了。」

「我希望這封信所帶給你的是光榮，而不是無謂的悲痛。琦的好友胡頻芳上。」

世間最不可挽救的是既成的事實，看了這封信，我心靈上像是受了電擊一般，我感到世界上的一切，都好像蒙上了一層灰色……

失去的永遠失去了，在人生的旅程中，愛情固然重要；但只是很少的一部份，整個生命的寄託，應該放在

國家民族的前途和自己的事業上；未來的才是自己應該努力的。

琦在韓國終日與傷兵為伍，傷重而死的也大有人在。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她天天過著這樣單調勞苦的生活，不懈不怠，直到嚙最後一口氣時，才卸卻這種神聖的義務。

她把綺年玉貌、情愛和幸福，完全消磨於藥爐注射之間，她的工作煩忙，只有精神的安慰是她最大的報酬，她的犧牲，不圖世人的讚揚，只圖翕合上帝的聖意。

過去的一切，使我明白今後應走的正確道路，於是我接受了國家民族的號召，也負荷起了異國友人琦的殷殷囑望。我即刻去空軍招生辦事處，辦理了報到的手續。

三個多月來的入伍生活，使我充實和堅強了不少。我感到人生根本沒有什麼準則，勉強說來應該是真、善、美。

航行在海上的船，如果不經一點風浪的顛簸，乘客是不會感到生命的可貴的，目前我生活在这朝氣蓬勃的樂園中，接受著國家革命的洗禮，緬懷過去，我感到無限的幸福，世間可有不從痛苦中得來的幸福嗎？我面對著琦的遺像笑了。

人透過感官的媒介與外界互動，

而視覺在所有感官知覺中，無疑是最原始的，藉著原始經驗認識世界，回歸直覺，坦然面對自己。

我竭力追索青年時與琦純潔的愛，誠懇質樸是我內心深處切切追尋的原鄉。那秀眉廣額的琦的影子又湧上我的心靈，而且恍惚間，已經變成具體的人和我並肩立著，而我也情不自禁地向空擁抱。

我從不特意想起已經深藏的往事，因我的回憶遭受主體強烈抗拒，這種抗拒始於自我的抗拒，也是表述結構的抗拒，更是對社會歷史結構本身的抗拒。主體在過去與現實夾縫中掙扎，過去隨著時間遞移漸漸被遺忘，為了留住過去，所以不斷以視覺召喚回憶。

訴諸感官直覺固然是種保存歷史的方式，不過沉重的情感，以及大量的記憶也讓主體難以負荷，為維持主體完整，不至於陷入精神分裂狀態，於是一些條列式節錄的資訊，就像精簡有力、亘古不變的定理一樣深具權威性。

那便是我因琦的為韓國捐軀，而身心受損，視力減退，被航空醫官判定淘汰而離開了空軍官校。

民國三十九年暑假再到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就讀，教我們「新文

「藝習作」的謝冰瑩教授在授課時說：「欣賞品評一篇文藝作品，除了要看它寫了什麼內容，歌頌什麼，反對什麼之外，還要看它是否以人物性格為中心，創造出一個足以概括某物的社會特徵，而又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。」

我很想把和琦真情寫出來，尤其是琦參加韓戰的情況非常珍貴；但琦的來信中所寫的片段，不足以成篇，而她的來信都未寫發信地址，我只好把琦的來信全部手抄下來（因為那時還沒有影印），並請胡頻芳把琦在韓戰中經歷的種種盡量補充給我，尤其是琦的日記務必寄給我一閱，閱畢奉還。

回憶民國三十六年琦在杭州時，天天用中文記日記，豐富流暢，是我每週六從學校回寬橋家中必詳細閱讀的功課。

有了琦的日記和胡頻芳的補充說明，我便可以寄出一篇韓戰的特寫報導，可惜寄給胡頻芳的信如石沉大海，沒有回信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省立臺南工商學院升格為成功大學，秦大鈞校長聘蘇雪林為中文系主任，學校配給新建大型教授宿舍一棟，我陪雪林主任去看房子，環境好，房間合用，前後院廣闊；尤其是門前設有郵筒，寄信方便，雪林主任很是滿意，便應了聘，並介聘我也到成功大學中文系任教，在退休前兩年我開了「歷代傳奇短篇小說賞析」的課，選修及旁聽的學生都不少。屆齡退休後，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又聘我去講授「短篇小說的選讀」，已教了二十二年，每年都有全臺外校學生遠來選修，他們會有「於我心有戚戚焉」的感覺，給我不少鼓舞，使我更達觀和積極。

我早就想把和琦的一段真情寫出來，編在我講授的「短篇小說選讀」的講義裡，和學生們共同討論。認定了良心之所安，真理之所在，便該勇往直前的寫出來，不必顧慮一時的毀譽得失。

真金是烈火裡鍛煉出來的，偉大的人格也是從逆境裡磨練出來的。我已屆齡退休二十二年，雖然仍在授課，但是面對流光，誰能不衰？

到了這種年齡，好像就有時不我予的壓迫感，把這篇小說寫出來，似乎是想給自己一個交代。

我相信唯有走過，才能幫助正在走的人，這是承受寫作的最大意義所在。如果能將一切前因都放下，就會一切大好，那是多麼美滿的流光正徘徊呀！

石頭云

· 於是 ·

水，依傍而流，
流向遠方。
花，依偎而開，
開給季節。

流過的，不再回頭。
盛開的，終會凋零。

只有我不動如守，
堅硬如信。
即使磨光了菱角，
打圓了身形，
我還是我，我是石頭。

